



一寸山河一寸血

北极苍狼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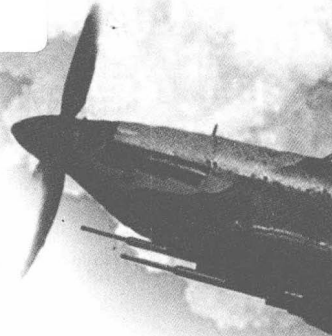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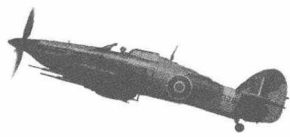
首次演绎「国耻日」全景史实

真实再现中国全民抗日的恢弘岁月

艰苦卓绝的抗战场景，刻骨铭心的血火丰碑

残酷而警醒的战争记忆，重铸惊世的传奇力作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雪耻

北极苍狼作品
一寸山河一寸血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耻：一寸山河一寸血 / 北极苍狼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80688 - 768 - 4

I. ①雪… II. ①北…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785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 新

策划编辑：章 丰

责任编辑：高 潮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www.tssap.com

印 刷：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翘首气凌霄，

 视苍空月正高。

从军万里展龙韬，

 好男儿志气高。

既是男儿须为国，

 乘长风，破巨浪，

还乡马革将尸裹，

 方是好男儿结果！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恶魔狰狞 | 1 |
| 第二章 战士愤怒 | 17 |
| 第三章 铁蹄难遏 | 26 |
| 第四章 巨石崩塌 | 36 |
| 第五章 义旗再举 | 44 |
| 第六章 樱花盛绽 | 66 |
| 第七章 母亲决绝 | 75 |
| 第八章 苏武余韵 | 83 |
| 第九章 面对抉择 | 90 |
| 第十章 大地有魂 | 100 |
| 第十一章 帝梦煎熬 | 119 |
| 第十二章 江桥血战 | 132 |
| 第十三章 冒耻北上 | 138 |
| 第十四章 悲枪而去 | 163 |
| 第十五章 亢奋难抑 | 169 |
| 第十六章 密令绝杀 | 176 |
| 第十七章 宠物忿忿 | 184 |
| 第十八章 枪声难发 | 192 |
| 第十九章 必须执政 | 204 |
| 第二十章 冬夜清冷 | 218 |
| 第二十一章 校园诵读 | 228 |
| 第二十二章 傀儡登场 | 234 |
| 第二十三章 猛虎归山 | 243 |
| 第二十四章 爆炸惊天 | 251 |



第一章 恶魔狰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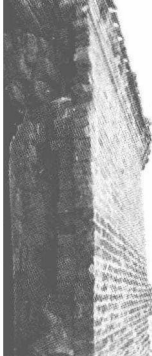
夜色渐渐地暗了下去，夹杂着零星的枪声。夜幕下的奉天古城陷入了沉闷之中，如同死城一般。夜色的浓重袭上人们原本压抑的心头。人们在夜色中惊悚着，惊听着魔鬼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杀人的装甲车在前进，日军的队伍在行进。这座被日军蹂躏的城市如同着了魔一般，已经没有任何抵抗。

一辆装甲车跟随着一小队日军行进，装甲车中坐着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只见他探出身子，吆喝着队伍。他现在是一身戎装，脸上挂着狂傲而嘲弄的神情。他确实是在嘲弄是在得意，因为这奉天城，以及城东北军司令部、省政府、银行，一个个重要的目标都已经飘扬着太阳旗了。蓄谋得那么久，中国东北的广袤地域，一夜之间，就在帝国军队的脚下服服帖帖，即使在这东北军驻守的核心城市，就算遭遇到抵抗，也是那么地脆弱，不堪一击。大日本帝国终于要再展宏图了！

突然前方出现持枪的人，日军队伍立刻紧张起来，立即组织射击，当即撂倒了俩，剩下的卧倒着向日军队伍哇哩哇啦起来，原来是日本侨民，那些日本侨民中的青壮年在战事爆发之前就领到了枪。进入奉天城的日军见着人就紧张，因为他们进来得太容易了，他们不敢相信能如此轻松地就开进了奉天城。本来是约定好的，武装了的日本侨民是要右臂缠白毛巾的，那被撂倒的两个，一个没有缠白毛巾。况且，天色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那白毛巾并不显眼。

装甲车停下来后，那卧倒的日本侨民一个个爬了起来，站到了一侧。两具尸体横在装甲车的前面。土肥原向着侨民指了指那两具尸体，然后示意将尸体移向旁边，侨民就赶紧上前将尸体拖向了一旁。“前进！”土肥原





冷漠地喊叫起来。是的，在他的心里，这一点牺牲对于帝国的伟业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日军队伍行进到一个拐弯处的时候，忽然，前面挺立着一位老人，瘦削而高挑的身材，灰色的长衫在晨风中紧贴着瘦弱的身躯，老人的右手中持着一本书握在腰际，用冷峻的目光直直地望过来。装甲车依然前进着，那位老先生纹丝不动。似乎面对着这位老者，那架在装甲车上的机枪居然有些畏缩，没有喷射出钢雨般的子弹；那装甲车面对这一位老者似乎也有些畏缩，没有碾压过去，而是停了下来。如何对待这位中国老人，于是就交给了这一支队伍的指挥官土肥原。老者的目光与土肥原的目光相碰。老者的目光冷峻，如寒冬的晨风。土肥原贤二明白，这是一种准备舍弃一切的目光，是一种藐视一切的目光，这更是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者本该有的目光！令人心寒的目光。但是，土肥原堆出了满脸的嘲笑，他指了指老者，再向旁边一划，说：“人的，架到一边，前进！”

呼啦一下，上去了许多日本兵，将老者架到一旁。

队伍继续前进。

土肥原狞笑起来。他可不希望给这个正在被大日本帝国征服的民族制造出一个民族英雄。那些中国人，宁可让他们窝囊着活着，窝囊着死去，也绝不可给他们壮烈的机会！想到这里，他开始有些自负起来：帝国需要的正是自己这样的有思想的指挥者。但是，那老者峥嵘的身影始终耸立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忽然发现前方有扛着木椅的人，一路小跑着迎面而来，发现日军的队伍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椅子就往回跑。还有一杆长枪斜挂在他的背上。此时装甲车上的机枪嗒嗒地响起来了，撂倒了这个人。

经过那尸体的时候，土肥原贤二瞅了一下，那是一位侨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他为这样的侨民感到悲哀：军人在为大日本帝国的未来而战，可是这些只知道偷盗中国人东西的日本侨民，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小利。真是死不足惜！

张学良的大帅府就在前方，那里传来一阵喧闹声，只见一些大日本帝国的侨民正在疯狂地往外搬运着东西。土肥原贤二大怒，指着前方叫喊起

来：“立即驱散！违令格杀！格杀！”

装甲车上的机枪立刻嗒嗒地叫起来，子弹扫向侨民的头顶，大帅府的窗玻璃被打碎了许多块，侨民吓得四散逃去。

大帅府的门前，一片狼藉，滚落四地的有家具、古董之类，还有精致的电话。只见一张古画摊开着，裸露出画上的仕女，那画上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脚印。土肥原贤二是喜欢中国字画的，他弯腰拾起，瞧着画上的足印再次咆哮道：“八格牙路！八格牙路！”

土肥原带来的那一小队士兵在少帅府前排成了一队横列。

进入大元帅府室内，更是一片狼藉。土肥原眉头紧锁，他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才造成了如此状况。而且张学良一直是帝国长期以来想要争取的对象，如果让他目睹此情此景只能离帝国更远。想到这，他立刻下令道：“这里所遗失的东西必须全力追回！”

不过，大元帅府内金库的门依然紧锁着。张少帅此时正在北平，但是这里曾有一个营的卫队，可是现在连卫队的影子都没有了。面对这道金库大门，土肥原非常想知道里边都是些啥东西。“把我们那个撬锁大王找来。”他命令道。在他的特务机关，真是人才济济。

金库门一打开，土肥原贤二惊呆了：只见小山一样的满屋黄金！张学良少帅远在北平，却把小山一样的黄金留在了这里。土肥原贤二笑了，狞笑起来。他碰都没有碰那些黄金一下，但是他知道这些黄金对于大日本皇军的重要性。但他不明白这些黄金为什么会在这里睡觉。绝对地不明白。他想，如果这些黄金都用在东北军的武器装备与军队建设上，东北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如此地软弱吗？黄金？不仅仅是黄金的问题。张学良，你不是要抗日吗？难道你就如此地抗日？想到这里，土肥原甚至想哈哈大笑起来。是的，这个少帅张学良，是完全可以被藐视的。但是，陡然间那个面对装甲车挺拔而立的中国老人好像突然站到了面前，目光冷峻。土肥原一怔。

“机关长，黄金全部清理完毕。”

土肥原回过神来：“什么数目？”

“共计八万两千二百八十六条！”





雪恥

“现在，它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财产了！把它们看管好，如何处置，等请示板垣大佐后决定。”土肥原果断地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决断。然后率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

先前日本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巢穴，成为“九一八”战事的指挥部。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坐镇指挥。这是个绝对的鹰派军人，现在可是得遂心愿，一展黑色的羽翼，如大鹏奋翼。土肥原从装甲车上下下来，面对自己面前警备森严的巢穴，觉得有些陌生。但他仍然以军人的坚定步伐走了进去。

还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土肥原贤二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为奉天特务机关长。这是一种非常任用，因为他对东北军是非常熟悉的，几乎对东北军的每一位将领都熟悉。因为当年的张作霖出于相互利用的目的而和日本人搅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代表日本关东军做过张的军事武官。但是不久之后，自以为成了气候的张作霖开始在许多事情上不给日本人面子，而且办事时习惯直来直去，因此和日本人的关系搞得很僵。在张和关东军闹得很僵的时候，土肥原为了缓和和张的关系，便向张求字。张虽然是莽夫，但是时常习字。有次习字的时候土肥原当场求字，张当然推脱。但土肥原说了些恭维话，什么字迹天成之类。“妈拉个巴子，没想到我张作霖的字儿还能够挂出去！”张作霖听后得意道，便同意写了一幅字给土肥原。但是落款的时候，在写“张作霖手墨”的“墨”字时忘写下面那个“土”了。张的手下提醒张，只见张瞬间一愣，随即说道：“妈拉个巴子，字儿可以送人，土地能送人吗？”就把笔撂下了！“大帅的手迹有纪念意义，在下一一定珍藏！”土肥原贤二当然不能让自己尴尬，只好谦恭地说。但是，拿回去的那幅字被他扯了，扯的时候他还学着张作霖骂道：“妈拉个巴子的！”那个时候，在张的面前他必须谦恭。因为他代表关东军出任张的军事武官，对张的态度他没有决断权。但是求字的事，让土肥原感受到了侮辱，一种深埋于内心的侮辱。对于他个人来讲，培养出了他对张作霖的痛恨。其实他本来也想去适应张的。比如张对他说话，一开口就是妈拉个巴子，这叫他特别别扭，甚至以为是张故意用语来羞辱他，后来知道这确实只是口头语。但是求字的事之后，他为了个人的尊严而痛恨张作霖。当然，

更要代表关东军痛恨张作霖。所以他成功地指挥了皇姑屯爆炸事件，送张作霖归了天。他顿时觉得有种莫名的快感，耳畔再也听不见那“妈拉个巴子”的骂声了。如今的日本人认为，传奇般的张作霖才是东北的魂。你少帅还嫩着呢，能有什么作为？但是，少帅去和南京政府协议，去和那个蒋总统做了兄弟。一天早晨，满奉天城飘扬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少帅易帜——由先前的割据东三省的东北王变成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副总司令。

土肥原知道，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少帅也一定怀疑老爹的被炸与他土肥原脱不了干系。这是国恨家仇啊。然而由于有关东军作背景，对付张学良，土肥原有一种游戏般的心情。那是少帅的鄙视，对中国人的鄙视。

如今老同学板垣征四郎秘密来到了奉天。他们都是日本1904年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虽然都是大佐的军衔，但是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是代表关东军总部在这里指挥行动的，而土肥原的使命只是配合。因此板垣一到，主角就立即是板垣了。后来，土肥原导演了向东北军开战的理由，而板垣征四郎则策划指挥了“九一八”。另外，日常与关东军总部的沟通，也由板垣独自完成。

板垣正伏案审视着覆盖了整个桌面的地图，他抬起头来直视着土肥原，目光阴鸷，再一次惊悚了土肥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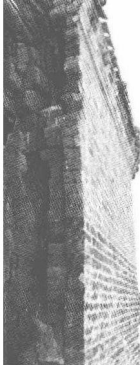
虽然是老同学，虽然军衔相同，但土肥原依旧毕恭毕敬地以标准的军姿汇报道：“报告板垣大佐，奉天各银行已经被查封，从张学良官邸搜出八万条黄金听候处置。”

“八万条黄金？”板垣也对这消息颇感意外。在北平坐镇的张学良竟然在这里的官邸藏纳了八万条黄金！不可思议。哎，这些中国人，怎么总是做着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蠢事呢？

“已经清点，这是非常确切的数字。”

“土肥原君既喜欢读中国书，还喜欢中国的字，你也一定弄明白了中国将军们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每一位将军都把他们的军队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就像这个张学良一样，是个守财奴！可要都是守私财，这财还能守得住吗？他们其实是在替我们大日本帝国守财！守财好啊！”板垣狞





笑起来，眼眶里挂着彻夜未眠的倦意，但却是一种被胜利的亢奋所不断挑逗着的倦意。

“是，大佐说得对，他们是在替大日本帝国守财！”

板垣在谈话中提到中国字的事，当然是影射张作霖赠字的事，有嘲讽的味道。不过，这件事在中国人那里却被津津乐道，好像长了他们多少威风似的。

“奉天需要新的市长。我奉总部的命令，正式接替你在这里的职务。从现在起，你就是奉天市长。这是总部的最新命令！”板垣凝视着土肥原的眼睛，他比土肥原高半个脑袋，因而他的威严使得他那凝视的目光如同探出的手一般，想摁倒土肥原；他的眼神似是一种若有所思的暗示，似乎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处置黄金的事，清点银行的事，已经不需要你操心了。

时间回到日本陆军大学。无论是午休的时间，或是傍晚的时分，在操场上，在那个领操的露台上，总是有一个身影——土肥原贤二。他或是望着面前的操场发呆，或是读着手中的书。他是一个不合群的学生。在同年级的学生中，他的年龄是偏小的，个头儿也小，只是长得敦实一些而已。土肥原在刚进入军校的时候并不出众，并未引起注意。他选择在操场上那么显眼的地方读书、发呆，也不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有人说，当土肥原凝视着那操场时，眼前会浮现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步伐；当他凝视着那操场时，眼前会浮现出中国满洲的美丽山峦，以及满洲那肥沃的黑土地。在操场上，他在眼前幻想着大日本帝国的未来。他似乎常常在想——天皇或许正如自己一般，时刻凝望着中国的满洲，毗邻大日本帝国的中国满洲。帝国军人，当为天皇而战。而自己，就要成为帝国军人中的一分子。他又想到：难道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在前线厮杀的一分子吗？这不是这座大学的使命。因为供将军驱使的士兵不需要这座大学来培养。绝不需要！这里应该是将军的摇篮！想到这些他每每热血沸腾。

一天，年长他两岁的板垣征四郎身材挺拔地出现在他面前。“土肥原贤二，你为什么总要脱离大家？”板垣征四郎质问道。在板垣征四郎的眼

雪恥

睛中，这位同学甚至显得有些窝囊。

“啊，我在看书。”土肥原贤二从领操台上急忙跳下，然后恭敬地站在板垣征四郎的面前，就像站在教官面前一样。

板垣征四郎走上前，一把从土肥原贤二的手中拿过书，原来是中国人的《孙子兵法》，书已经被翻得很破旧。“能背诵吗？”一阵威严的声音问道，其实是土肥原贤二的态度让他找到了威严的感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阵阵流畅、抑扬顿挫的背诵声在板垣的耳畔响起。

板垣征四郎的表情立刻变得肃然起来，望向土肥原的目光显得若有所思。土肥原贤二背诵时，他翻开书一一加以核对，竟然一字不差。

背诵着兵法的土肥原贤二避开板垣的目光，面对着操场，好像看到了操场上黑压压地坐着全校的同学，又幻觉是一片黑压压的帝国军人，于是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他的身躯在板垣的目光中也越来越伟岸。一直背完全书，四围突然围上来一些同学。整个操场上顿时显得静静的。

板垣征四郎声音有些干涩地问道：“你从兵法中悟到了什么？你对于征服中国满洲有什么心得吗？”

“攻心为上！大日本帝国欲征服满洲，须征服人心，须征服那里的文化。我们既要做事务上的占领，也要做文化上的占领！要把满洲的文化彻底摧毁！”

板垣征四郎也热血沸腾了，他高声地叫道：“土肥原贤二，我为大日本帝国有你这样的人才而自豪！我为我自己有你这样的同学而自豪！这书，请允许我拿走一下。”

板垣征四郎拿着那本《孙子兵法》站在校长面前，说道：“校长，我向您推崇我的同学土肥原贤二，他能够全文背诵《孙子兵法》，并且还有





心得。”

校长望着窗外坐在领操台上的土肥原贤二，目光中也有欣慰的赞许。

校长做出了安排，要土肥原贤二站在领操台上，面向全校师生背诵《孙子兵法》，讲述心得。最终，土肥原进行了一场有所忌惮的讲述，因为同学中有中国人；然而他那更深刻的心得，只讲给了未来帝国的军人。

毕业了，土肥原贤二去了陆军参谋本部。板垣征四郎做了一段时间的驻华使馆武官助理之后，担任了参谋本部某部的部长。之后二人作为日本军人的核心骨干被派往中国，开始在中国活动。虽然偶尔会碰在一起，但板垣征四郎总是那么盛气凌人，土肥原贤二总是那么谦恭。土肥原贤二受到校长的那次推崇，让板垣征四郎始终牢记。回忆此事，面对板垣，土肥原贤二会感受到一种力量。

板垣征四郎的身边立着个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是个智囊人物。望着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的脸上现出不易令人察觉的笑意。那是一种得意，为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而得意。占领东北的计划，就是这个人具体策划的，而且代表关东军回国争取到国内实权人物们的支持。虽然并没有赢得很明确的官方态度，但是在军方的高层获得了响应。所以新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到任，立即着手开始实施。无论是制定计划、游说，还是最后实施，石原莞尔一直为板垣征四郎效力着。他的计划被实施，这是他的荣耀，而且板垣征四郎是不能把这荣耀全部占去的。不过，他的这种笑意令土肥原贤二很不舒服，但是他立即克制住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按照我们的计划，军事占领之后，要建立完完全全的大日本帝国政权。满洲将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一体！完全地一体！因此，机构人员的组成，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考虑我们的人！”板垣征四郎说道。

此时的本庄繁司令官正带领着增援的军队乘坐在急驰的列车上。因此，在本庄繁没有到来之前，土肥原贤二完全不能同意这种做法。

“布告将以司令官的名义发布。”石原莞尔补充道。

“我想，关东军总部应该考虑迁到奉天了！你首先要做的是，为司令官安排办公处所！司令官将在中午抵达，你要抓紧时间立即办理。”板垣

征四郎向土肥原贤二下令道。

本庄繁走下列车，随员在他的身后陆续走下来。他几乎带来了总部所有的人员。对此，土肥原贤二不能不佩服板垣征四郎的判断力。

本庄繁和迎接他的板垣征四郎等人握手，最后是土肥原贤二。他在和土肥原贤二握手的时候延续的时间更长些，而且还送给土肥原贤二一个和善的微笑。“我们都曾经和张作霖直接打过交道。”他说道。是的，本庄繁也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他的笑让土肥原贤二怀疑是不是又想到了他曾经那次求字的事。而且据土肥原贤二所知，司令官是喜欢书法的，还常常研习中国字的书法。司令官的办公室就悬挂着司令官亲自书写的一个大大的“忍”字，上头的那个“刃”字中的那一撇长长地斜了下来。土肥原觉得那是很有深意的，暴露着司令官的杀气，关东军的杀气。土肥原曾经想向司令官求字的，但是又担心司令官会书写那个大大的“忍”字送给他，那么这样的一幅字是不能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因为这是一种暴露。

本庄繁昂首望向奉天城的天空，土肥原贤二立即就明白，司令官是在疑惑怎么会没有枪声？奉天城怎么如此地平静？他带来的步兵第三十联队正在站台上列队。

正在这时，城内的远处传来几声枪响。

本庄繁的眉头立即皱了起来。

“司令官，这应该是我军在处置不良分子。”板垣征四郎赶紧解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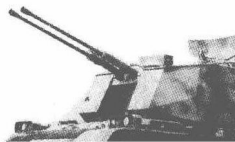
“不良分子？”显然，本庄繁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请司令官到新的总部休息。”土肥原贤二说道。

车队驶往新的总部。前边是开路的宪兵的摩托，之后是土肥原贤二的车，再之后是本庄繁的车。板垣征四郎陪同着本庄繁。这些轿车都是从张学良的奉天省政府手中缴获来的。但是，如今都成为日本人的战利品。

在途中，板垣征四郎向本庄繁提起了那八万条黄金。

“很好，很好。虽然战事未稳，但也要尽快地把它们运回国去，上交内阁，好让他们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本庄繁说道。



新的关东军总部选在了先前的兴业银行。查抄银行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巡视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金库，当然金库已被贴上了封条。由于战事是突然爆发的，所以他不相信里边的黄金和钞票会有多少损失。奉天城刚刚被攻下，说攻下不太准确，因为几乎就没有遭遇什么抵抗，应该说进入，一进入奉天城，土肥原贤二首先命令部下查封各处的银行和钱庄。只有先查封，而后才能查抄。封条上写着：日本军占领，犯者格杀！但是后来得到报告说，武装起来的日本侨民劫掠了张学良的官邸。土肥原贤二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一个疏忽，立即派人占领了张学良官邸。结果收获了一笔大大的意外惊喜：八万条黄金！

如果仅仅就条件来讲，也许张学良的官邸作为新的关东军总部更合适。但是土肥原贤二只是略微这样想了想，之后就决定选择兴业银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关东军要争取东北军将领的归顺，特别是那些高级将领。那些高级将领对少帅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张学良更是大日本帝国下一步要用的一枚重要棋子，即使这个少帅先前不听话，未必等于现在不听话，现在不听话未必等于今后不听话。而且当他一走进兴业银行，就留下了森严、坚固的印象。因此，就选定了兴业银行。

司令官被引导着走进了会议室。尽头的墙上悬挂着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一张满蒙地图放在主持人席位的座位上。这一切给了本庄繁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好，很好。”他向土肥原贤二点点头，然后入了座，随后做了个手势，令其他人入座。

“板垣君，请介绍一下目前的战况。”司令官威严地说道。他没有通报国内的情况，因为国内目前还不明朗的情况正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昨夜的军事行动，按照他的指令，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做出通报了。通报内容当然是：中国军人挑起事端，我军奋起自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暂时还不知道细节，但是绝对明白这是关东军的蓄谋行为。清晨时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并达成如下共识：军事行动是适宜的；驻防朝鲜的日军可以应急增援；国内第十师团应立即动员，并做好出发准备。这是振奋人心的。但是十时的内阁会议，币原外相说，他得到的情报是：中国军队未做任何抵抗，整个军事行动完全是关东军的一次谋略行动！到

底是外相，用了一个在日本人看来非常准确的字眼：谋略行动。军方擅自单方面行动按道理是不能被容忍的，但是内阁却一直觊觎着中国这块肥肉。满洲，资源丰富的满洲，虽然已经有着日本巨大的利益，但是毕竟那里还驻扎着中国的军队，毕竟还是中国的版图。最终内阁会议的决定是：不使事态较现状有所扩大。这是一个暧昧的决定。虽然增援的事搁置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对先前的行动加以指责。这最终的意思就是：做了就做了。但是，如果前首相田中这时还在位，就不会暧昧啦，一定不会暧昧的。他曾在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说道：“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惟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确切地说，这份奏折陈述了日本军人的神圣职责，令日本人热血沸腾！昨夜，日本关东军向驻扎朝鲜的司令官林銑十郎通报了沈阳事变，并要求增援。在没有得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允许下，林銑十郎将两个飞行中队派往沈阳，同时调集部队越境增援。而且告诉越境的部队，要直接听从本庄繁指挥！林銑十郎的支持，使得本庄繁更加稳当地坐在这里。此时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本庄繁打断板垣征四郎的汇报：“不会是东北军的飞机吧？”


“司令官阁下，东北军的二百六十二架飞机已经全部被我军缴获。这是林銑十郎司令官派来的飞机，他们在上午十时就已经抵达。”板垣征四郎得意地说道。

本庄繁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板垣征四郎的汇报总体很枯燥，无非是什么时间占领了什么地方。因为几乎就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所以他的汇报几乎就是时间与地点的罗列。

随着汇报的结束，土肥原贤二的心也踏实了下来。如果关东军不能将计划实施到底，他土肥原贤二可能就是替罪羊，因为最先的通报是以他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发出去的，所以计划如果实施到底，就是一个使自己能够





被时局所关注的难得机会。不过他对奉天市长的职位不感兴趣，因为他是帝国军人，不是市长。

听取完了板垣征四郎的汇报，本庄繁的目光望向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立即把腰板坚挺起来。

“土肥原贤二！”本庄繁的声音显得很冷漠。

土肥原贤二应声站了起来。

“奉天是我们占领满蒙的大本营，因此，你必须做好这个市长！”本庄繁严肃地说道。

“可是，司令官阁下，组阁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奉天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土肥原贤二有点犹豫地说道。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稳定我们对奉天的占领，继续攻击我们的敌人！我现在需要的是奉天市政府立即运转起来！成员可由侨民、满铁方面、矿业方面组成。执行吧！”本庄繁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布告可以以司令官的名义发布。”板垣征四郎说道。此时他的这个提议，带有解围的味道。

本庄繁的态度缓和了下来，点了点头。

“可是，还应该考虑辽宁省政府的问题！”土肥原贤二说道。

土肥原的这个问题令在场的人都感到有点突然。是的，为什么只考虑建立奉天市政府呢？既然在军事行动上如此地大胆，为什么在这方面却如此谨小慎微呢？何不组建个省政府呢？

本庄繁对这个问题一愣。

板垣征四郎对这个问题也是一愣。

石原莞尔点了点头。

板垣征四郎的目光望向本庄繁，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确实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占领！占领！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研究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要确定我们的进攻目标！”本庄繁司令官不容分辩地说道，大手拍在那张满蒙地图上。